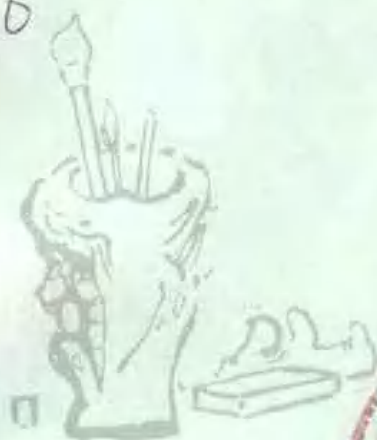


1816



益陽縣
文史資料

3

政协益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益 阳 文 史 资 料

第 三 辑

编 委：李乐道 王国荣 曾明珠
 郑绍周 陈楫川 谭 宪
 龙 光 胡万祺
责任编辑：郑绍周
封面设计：周石民
校 对：夏冠俊 吴一基

中 国 人 民 益 阳 县 委 员 会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编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益阳县文史资料第三辑

目 录

辛亥革命上海首义将领——陈汉钦传	
.....	黄瀚清、陈楫川 (3)
辛亥革命志士、爱国教育家姚宏业传	臧筱春 (9)
附：姚宏业遗书	 (14)
周则范将军事略	罗赛华 (16)
蔡钜猷传略	蔡济湘、夏至威 (19)
文重孚行述简介	文思安、夏至威 (24)
文志文传	夏至威 (28)
何凤山先生简介	何雨金 (30)
曾士峨传略	曾顺义 (33)
水利专家王恢先事略	王文辉 (36)
文士桢传略	陈楫川 (40)
游炯霞与游卧霞传略	蔡晃荣 (43)
肖菊生传略	蔡云山 (45)
刘鹏超小传	吴振常、任俊先 (48)
唐庶蕃先生传略	鲁岳岩、裴巨泉 (53)
罗德源先生传略	戈 文 (57)
罗伯森先生传	李乐道、肖博文 (59)
陈典昭先生传略	王维立 (63)

黄宗枏先生传略·····	谭 宪 (66)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曾囚益阳王家大屋·····	臧筱春 (69)
足智多谋 心红胆壮	
——余骥故事五则·····	唐德祥 (72)
胡林翼评传·····	周晓华 (79)
附：胡林翼评传一文中的引文及参考书目·····	(97)
胡林翼对左宗棠的推荐与评价·····	胡有猷 (98)
我家先代与岳麓书院的渊源·····	胡有猷 (107)
竹泉山村的私塾简介·····	陈学清 (110)
《益阳报》始末·····	唐润鸿 (116)
益阳地方铁路·····	刘履祥 (121)
四方山·····	陈楫川 (125)
欧江岔巨变·····	陈述琳、周纵横 (129)
解放前益阳县级财政情况·····	上官明 (132)
对《建国前盐务简介》一文的商榷意见·····	刘仁溥 (139)
编后语·····	(144)

辛亥革命上海首义将领

——陈汉钦传

·黄瀚清、陈树川·

陈公汉钦，字乔生，益阳县四方山人也，生于公元一八八八年，卒于一九五〇年，祖居四方山麓之廖家坪，累世以佃雇农为活。父萼云，母杨氏，生子四，公其季也。时仅祖遗破屋两间，贫不能自给，曾将公给邻舍为养子，迨稍长，不愿依养他人，仍回己家，勤苦自励，同父母赁田耕种。公少时，身材魁伟，有过人胆力，性豪爽，重气节，好为不平鸣。一八九六年，公仅十四岁，贫难就学，为暂时生计，遂结伴去滨湖秋割，路经沅江草尾镇，在清军所驻岗哨歇息，与哨兵攀谈，悉清营中有额可补，即报名入清军，初当炊事兵，旋转正兵，自此矢志从戎，期展素抱。

公本坚强，朝夕练武，得上级器重，不久，由普通一兵，升伍长、十长、哨官，逐年晋级。复获江苏巡抚陈启太赏识，擢任营管带兼巡警骑队长，驻淞沪闸北一带，担任防守，然此乃公暂借一枝栖息，实非素志。由于清廷政令腐败，民怨沸腾，一时激发革命，如风起云涌，席卷大江南北，志士仁人相率投身革命洪流。上海乃经济重镇及中外交往繁集之区，亦革命之孕育地。经沪革命党人李燮和、黄汉

湘、鈕永健等介绍加入孙中山首创之同盟会，受革命党人之引导鼓舞，公誓为革命驰驱，推翻满清帝制，建立民国，而委致其身。

清军镇守上海经济重心，戒备森严，力量雄厚，乃革命必争之地。根据形势，长江上下游，原定十月一日举行起义，詎料武汉革命地下组织被破获，新军于同月十日首举义旗，影响整个部署。守沪清军闻讯后，如国狗之瘦无不噬，大肆搜捕屠杀在沪革命党人，搅得满城风雨。值此情况严重变化，以李燮和陈其美等革命为首者，决定攻克上海，先发制人。公受命于危难之际，不计个人得失安危，于十一月三日率部属一举攻克闸北。翌日，在江边找得民船八艘，督所部偷渡黄浦江，会合其他革命武装军队，直捣清军火库与江南铸造局，经一昼夜奋战，公独冒浓烟烈火，身先士卒，用钢斧砍破铸造局铁门，夺得军火库大量军用物资，以充实革命武装队伍。公率部复乘胜夺取官钱局，满库金银，一毫不取，尽数缴作革命经费。此时公之声威大振，市民箪食壶浆以迎义师。上海大商绅虞洽卿代表全市商民赠送身高二尺画像一幅，上题联云：“登高望远海，杖策奠中原”以赞颂之。上海光复后，公之勋劳卓著，舆论攸归，劝其出任上海临时护军都督，公辞以德薄能鲜，深恐有误革命戎机，而逊让于陈其美，己则退居下僚，竭力整军经武以勤革命。时报曾发表题为“介之推不言禄”一文纪其事。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论功行赏，任公为少将混成旅长。初，光复上海时，蒋介石曾一度向公借枪，公以革命武力正待加强，未允，蒋因拂意而去。

公自任混成旅长后，为维护革命政权，巩固基础，日夕

焦劳，未遑宁处。一九一三年，袁世凯接任大总统，阴谋恢复帝制，到处收买武装，曾暗派员许公以山东督军职，并白银十万两，劝公合作。公志在革命，心存人民，不以高官而动心，不以重赂而变节，面斥来使，大义凛然。（事见新华春梦记）“正其谊不谋其利，图其事不计其功”，其品德高尚有如此者。

上海首义后，陈其美对非嫡系部队采取排挤手段，假整编为名以削弱其势力。公首将所属六个团，缩编为二个团，部属多有异议，公却笑曰：“满清王朝已倾覆，共和政权已建成，但求功在党国，以革命大业为重，何必计及个人”。庸知新政权尚未巩固，革命内鬬继起，袁世凯自登总统宝座，意气骄横，飞扬跋扈，结党营私，企图称帝。各省地方势力，割据争雄，戈操同室，全国人民重蹈于水深火热之中。公自叹一革命军人，未能肩扶革命，执行天职而振兴中华民族，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不胜愤慨，于一九一五年，迫于势而解甲归田。

军旅归来，深感不学无术，决心从事教育事业，培植革命人才，乃创办四方山完全小学，己则师事一名老秀才陈尚清，苦读三年，并用功书法，对文学初具基础。嗣后，不论何时何地，稍暇，即手不释卷，肆力于经世济俗之学，以期一展襟怀，惜未得遂。

迨至一九一八年，南北军阀混战，全国紊乱，倾人民膏血，沃染沙场，可忧可涕者，宁独各地骚扰不安而已。益阳为保护商民利益，县绅成立武装保商团，请公屈就保商团长，公以事关桑梓治安，遂允所请。争奈大军压境，势力悬殊，难以抵御，只得率保商团转入安化东平山区游击。适

邑人田长生（时任湘西镇守使署参谋长）闻讯，专人敦请公率领部队至常桃接任湘西镇守使署卫戍司令，待机北伐。湘西为湖南战乱策源地，公到职后，本拟协助镇守使周则范乘时戡乱，不意祸起萧墙，使署四梯团长廖湘芸暗图攘权称霸湘西，诡计诱杀周则范及三梯团长杨玉生，公越墙幸免。变乱发生后，所属官兵，建议公整军平乱，接长使署，公鉴于当时大局动荡，恐轻率动兵，影响边陲难靖，害及人民，以是不果。公且单骑直趋廖营，晓以利害，以图寝事。廖复以纵队司令强公，公未可，经廖再四以名誉参谋长职请就，公为安定乱局，勉强应之。既而贵州军阀胡庸来犯，廖部溃败，公感大局四分五裂，一木难支，且非除一庆父而已鲁难可比也，故再度归田，仍过淡泊生活。

一九二九年，应老友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之邀请，遂赴南京，钮本拟推荐公出任江防要塞司令，因在蒋介石接见中，话不投机，政见未合，蒋兼念沪借枪事尚衔前愆，以致未被起用，潦倒京华。阅明年，钮只得以保应县长屈就公，一年后，改调扬州厘金总局长，三载任满，依然两袖清风，难归故里，钮复赠以旅费，始得重返湖南。恰值故乡大旱，灾情严重，饿殍载途，公不顾个人生计，欣然将多年宦海点滴积蓄与薄田数亩变值，悉以救灾，致使孑然一身，无枝可依，竟难绸缪廛屋，以避风雨，赖亲族戚友籍祝公六旬寿而资助之，使得于县属之黑羊村，架数椽茅屋，畜牧种植，自食其力。公之一生，险夷不渝所守，居官不骄，清廉自矢，处贫无怨，淡泊自甘，其高风亮节又有如此者。

一九四五年，日寇沦陷益城，烧杀掠夺，民不堪命，当时父老一致要求公出山保护乡里，以辛亥革命元勋，不嫌屈

就，不惜残年，毅然出长山乡政，以尽匹夫之责，率领微弱武装，一面扑灭零星敌焰，一面领导乡民生产，为救亡图存，作长期抗日准备。争奈杯水难救车薪。应当时形势需要，曾扩组联乡大队，配合国军，击溃来犯之敌，地方赖以稍安。卒因宁乡之周道腴、湘阴之林铭高、湘阴之仇亦山等国民党元老，以权衡利害力相劝止，公不得已辞去联乡大队长职。解放后，纠缠此段历史，误陷囹圄，今党英明察实，获得平反，理亦宜然。

一九四八年，解放大军横渡长江，声威震撼三湘四水，益阳进入动荡中，旅省人士关怀桑梓，主张陈楚良出山安定地方，公力促之，并愿共勤其事，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在青竹山庄召开筹备会议，陈汉钦、陈楚良为首集合乡之名士多人参加，以原地方武力组建益阳资江南岸七乡联防办事处，公任名誉顾问，共抒筹策，号召毁家纾难，保境安民，并先期部署迎解工作，同年七月末，联防办首举义旗，共同赢得益阳县“八三”和平解放，充分体现辛亥老一辈革命家之爱国爱民精神。

公生平光明磊落，持正不阿，谦和居己，诚厚待人，人故乐近之。兄皆早世，敬待寡嫂，慈抚侄子侄孙，教读完娶，煞费苦心，可谓刑于一家矣。对族戚友邻，事无大小，总以解纷排难，敦睦化俗为怀，其子之善者培植之，不善者匡扶之。公以廉禄置薄田数亩，给人耕种，遇灾则全免其纳，常年任纳多少不问。公因出身贫苦，深悉民隐，访贫问苦，解衣推食，乃夙所乐为。他如本乡之衡龙寺庙产富裕，有大片柴山，沿习禁止砍伐，而当地贫苦，每遇荒年，靠砍枝柴取值济急，赖公鼎力得解除山禁，于寺僧则属拔一毛利之

而无损，多少贫苦人获得度荒之计，群众感颂，有口皆碑，公不幸去世已阅三十余年，甘棠尚留遗爱，其他足垂范后世可纪者多，殊难备举。公原配杨氏，贤淑端庄，邻里咸敬之，因无出，纳侧室刘氏，生二女，长继江，次伟英，皆字人矣。伟英任益阳县政协委员。余四、五两舅氏，乃公族兄弟，又系佃耕公田者，余儿时常随先母归省，每谒公，视我若亲甥辈，长志学无书，辄借给之，并勉励有加。公归田后，亦常有往还，曾面聆讲述亲历辛亥革命事与多年宦情，以此知公甚稔，复得其族晚栢川同志褒集所录公之平生事略，证以公所自述及余所素知者，有若券合，遂相与而为之传焉。

辛亥革命志士、爱国教育家

姚宏业传

· 臧筱春 ·

姚宏业(1881—1906)字竞生，湖南省益阳县十九里侍郎乡(今益阳欧江岔乡北坪村)人。因早年深慕朱洪武、洪秀全等农民领袖的英雄行为，曾改名“洪业”。据《益阳县志》载“姚乃‘邑痒生，为文挥洒自如，具有悠然深远之致’”。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渡海入日本弘文学校读书，翌年毕业，后转日本大坂大学，继续深造。其“志趣远大，毅然以改革自任”。在日本留学期间，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过从甚密，交谊笃深。平日研读日本明治维新历史，认为日本振兴，“皆由教育”。我国欲图富强，务必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之后，“自教育始”。从此，遂有志于师范教育事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黄兴襄助孙中山，于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同年十月十四日，由黄兴介绍，参加同盟会。是岁冬，留日华籍学生相率罢课，反对日本政府配合清廷钳制在日的学生爱国活动；而学生内部，又相互轩轻，意见分歧，不能形成拳头，一致对外。同盟会骨干、新化人陈天华忧愤交集，愤然于十二月八日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以抗议日本政府的专横行径。姚宏业十分悲痛，深感“国民要

有爱国之思想，不可无自立之学校，负笈三岛者日多，终非久计”。因而决然返国，立志筹办学校，从事教育事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全国旅日留学生在姚宏业率先归华的爱国行动影响下，四千多人陆续回到上海，就在这年春天姚宏业居沪，同另一同盟会骨干醴陵人宁调元商定，牵头着手创建“中国公学”，当即被公推为“公学监督”。他呕心沥血，不辞劳怨，意欲将中国公学办成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耶鲁大学相媲美的高等学府，以开中国近代私立大学之先河。的确，在很短时间内，中国公学设置初具规模，“各省来沪入校者络绎不绝”。后来“竟为经费、校舍所限，不能扩充，且有仇视谤讟者。”“宏业愤极，遂于三月三日蹈黄浦江而死”。时年仅二十五岁。姚宏业出事前夜，写有二十四百言《遗书》，较为详尽地阐述了创办中国公学的历史背景和宗旨，介绍了公学筹建与遇阻的大体过程。并说：“我性偏急，诚不忍坐待我公学破坏，致外强以我中国人为绝无血性之国民，因而剖分我土地，歼灭我同胞，而亲见此惨状，故蹈江而死”。其强烈的反帝爱国热忱，和忧国忧民的思想抱负，已经尽情溢于言表。姚宏业走自绝之路，不足为训，但他在极端困境下勇于牺牲以唤起国民的觉醒，其诚可以理解。事实上，嗣后中国公学的同行，与上海开明士绅，均自觉出面维持校务，广集资金，扩充校舍，使公学得到巩固和发展，就是孙中山、黄兴都莫不亲自过问，增设学科，广聘教员，为国培育了一批优秀人材，其功实乃姚宏业忠诚中国教育事业的精神感召所致。

姚宏业的爱国事迹，感动了湖南家乡的民众。一九〇六年夏，陈天华、姚宏业的灵柩，同时运回长沙，合葬于岳麓

山。五月二十九日这天，长沙全城学校师生，不顾清廷政府的百端阻挠和破坏，出动为陈、姚送葬，人数逾万人，致哀队伍长达十余里。因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后来《湘江评论》中记述毛泽东同志回忆当时情景，盛称此次是“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湖南同盟会领袖湘乡禹之谟曾作挽词云：“杀同种是湖南，救同种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义，应首湖南，志士竞轻生，双棺赎得湖南罪；仇夷狄成汉族，奴隶狄不成汉族，自游牧入关，已亡汉族，凡民不畏死，一举能张汉族旗”。

（此材料可查阅“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汉叔作传。）

附 姚宏业遗书

呜呼！我最亲爱、最希望、最眷恋中国公学中之诸同事、诸同学，我所最亲爱、最希望、最眷恋中国四万万同胞中之官、之绅、之兵、之士、之农、之工、之商听者，我今者蹈江死矣，将永与君等别矣！但恐我死以后，君等或不知我死之故，因忍死须臾，与君等为一诀别之言。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等其听之！其听之！虽无才、无勇、无学、无识如我者，亦勿以人废言也。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为中国公学死，即不啻为我全国四万万同胞死也。同胞！同胞！我欲述我舍父母、弃妻子捐躯蹈江之苦衷。我请先言中国公学与中国前途关系之重。中国公学者，因内地学堂之腐败，不足以培养通才，与列强共竞生存，於二十世纪淘汰惨酷之秋，故创此公学，注重德育，以谋造成真国民之资格真救时之人才者也，此其关系之重一也。溯中国公学之所由起，盖权輿於留日学生争取缔规则之故。夫此次之事之当与否，今故勿论，然公学虽为振兴教育而设，究其要素已含有对外之性质，盖彰彰乎不可掩矣。故中国公学，不啻我中国民族能力之试金石也者，如能成立发达，即我全国人能力优胜之代表也，如不能成立发达，亦即我全国人能力劣败之代表也，此其关系之重二也。中国至今以往，有一大问题焉，将无量数大

英雄、大豪杰之心血、之脑血、之颈血、之舌血、之泪血以解决之，尚不知其能否，则省界之分是也。夫今日省界之分，初见端倪，铁路以分省界故，而不能修，矿山以分省界故，而不能开，学堂以分省界故，而屡起冲突，操戈同室。庄子曰：天下事，创始也细，将毕也巨。今日之冲突一笔一舌，将来之冲突一铁一血，夫鹬蚌相持，渔夫而伺其旁可惧也夫！惟中国公学，熔全国人才於一炉，破除畛域，可以消其祸於无形，此其关系之重三也。今日中国人心之害有二，弱者既俯仰随人，无爱国思想，强者又妄诞无忌，野蛮招祸，往事无论矣，比二害不除，中国前途之祸未有艾也。而中国公学设在上海，为各国势力侵入之焦点，我同学见外人之恣横，则可生其爱国之心，见教案之损失，则可消其野蛮之气，将来此等教育普及全国，则可鼓铸强健文明之国民，此其关系之重四也。考各国学术之进化，莫不有民立学堂与官立学堂相竞争、相补救而起，如美国之有耶路大学、日本之有早稻田大学之类，皆成效大著，在人耳目。今我中国公学实为中国前途民立大学之基础，若日进不已，其成就将能驾耶路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而上之，而不能者民气将永不伸，即学术将永不振，而中国亦将永无强盛之一日，此其关系之重五也。有此五端，然则凡居中国土为中国人者，其必宜万众一心，维持我公学成立，扶助我公学发达，不待再计决矣。且我同志等组织此公学之苦衷，亦有可为四万万同胞一白者，人情所最畏者祸耳。当客岁初归国时，蜚语四起，留学生居海上者俱有头颅不保之虞，我同志为兴学故弗顾也。人情所最思念者室家耳。谁无父母，谁无妻子，客岁归国之同学皆归家一探问，而我同志为兴学故，旅居沪上，无一归者。人情最不忍牺牲者学问

耳，而我同志之留学也，又多半官费，且多寒家自费，不能留学，一不东渡，势必至于官费裁撤，而我同志等为兴学故，置裁撤官费而不恤，是不惟牺牲目下之学问，并将来之学问亦牺牲之矣。人情所最嗜好而终日营营者权耳、利耳，而我同志等之组织此公学也，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而各同志又皆担任义务，权何有、利何有乎！而我同志等所以一切不顾，劳劳於此公学者，诚以公学甚重大，欲以我辈之一腔热诚，俾海内热心之仁人君子，一同维持我公学成立，扶助我公学发达耳。乃自开办以来，学生已达二百余，共集十三省人矣，学科虽未十分完善，然非中国他学堂之所能及，此则我之所敢断言者也。而海内热心赞助者，除邵京卿李胥等数人，外殊寥寥，求助於政府无效，求助于官府无效，求助于绅商学界无效，非独无效，且有仇视我公学、诽谤我公学、破坏我公学者，我同志等虽拮据号呼，然权轻力薄，难动听闻。噫！无米之炊，巧妇不能，中国公学之前途真不堪设想矣。嗟夫！嗟夫！岂我辈之诚心未足以感人耶，抑我中国之人心尽死耶，不然何以关系重大如我中国公学者，尤赞成者少，而反对者多也。我性偏急，诚不忍坐待我公学破坏，致外强以我中国人为绝无血性之国民，因而剖分我土地，歼灭我同胞而亲见此惨状也。故蹈江而死，以谢我无才、无识、无学、无勇不能扶持公学之罪！夫我生既无可补，即我死亦不足惜。我愿我死之后，君等勿复念我，而但念我中国公学。我愿我诸同学皆曰无才、无学、无识、无勇如某某者，其临死之言可哀也，而竭力求学以备中国前途之用。我愿我诸同学、同事、皆曰无才、无学、无识、无勇如某某者，其临死之言可哀也，而振起精神，尽心扩张，无轻识灰

心，无争意见于各事件，不完者补之，不良者改之，务使我中国公学为中国第一学堂，为世界第一学堂而后已。我愿我四万万同胞中之官、之绅、之兵、之士、之农、之工、之商皆曰无学、无识、无才、无勇于某某者，其临死之言可哀也，而贵者施其权，富者施其才，智者施其学问，筹画以共，维持扶助我中国公学，即向来之仇视我公学，诽谤我公学，破坏我公学者，我亦愿其哀我临死之言，翻然改悔，将仇视、诽谤、破坏公学之心，尽移于我既死之一伤心人之身，则我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嗟嗟！碧海无边，未尽蔡弘之血，白人入室，难虞伍胥之眸，我死后如有知也，愿此一点灵魂与中国公学共不朽。

中历三月二日灯下书

（兄宏陶谨录）